

编者按 近日,“北京中轴线——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”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始建于13世纪,形成于16世纪,不断演进发展至今的“北京中轴线”,是中国传统都城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范例,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。本报特选取4本图书,为读者介绍“北京中轴线”的文化内涵。

飞越“北京中轴线”

□ 张之路

明洪武元年八月二日(1368年9月12日)明军攻破元大都,元顺帝和后妃、太子,以及部分大臣仓皇北逃。明军占领大都城后对其进行了改建,放弃了北部城区及元大都北城墙,将城区向南推移2.5公里,在今天的德胜门、安定门一线重新修建城墙,并将元大都东西两侧的土城墙全部建成包砖城墙,从而奠定了明代北京城的北界。

元大都北城墙被放弃后,此处逐渐变得荒芜,到了清末民初时已变成一道高高的土岗子。于是北部元代城墙(土城)便成为遗址。现在的元大都遗址公园就在这里。

明代的都城北城墙向南推移2.5公里,那么南城呢?在明朝修建故宫的时候,南城墙向南推移了0.5公里,就是现在北京前三门(崇文门、正阳门、宣武门)的地方,正中间就是现在的正阳门(前门)。

元朝首都“元大都”,是1267年元代政治家刘秉忠规划的,按照太极八卦所建,其中太极中心点为现今的北京后海银锭桥附近,在当时被认为风水位置极佳,北京城以此点向外布局。但都城北墙南移后,北京城的风水也受到影响,因此太极中心点也必须南移,而此位置正好就落于景山,使北京城跟着往南移动,也成为日后北京的城市基础。

景山公园的万春亭脚下,地面上镶嵌着一块圆形的黄铜标志,镌刻的“北京城中心点”几个大字,清晰醒



《雨燕飞越中轴线》,张之路著,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

目。一条笔直却无形的线,从这一地标上贯穿而过。这条线将北京城的布局结构在空间上一分为二,上演了将近800年的人间烟火。

800年来,“北京中轴线”的方位延续下来,从未改动,依然是永定门-天桥-正阳门(前门)-皇城-钟鼓楼。

北京曾经叫作燕京,在永定门外有个建筑叫燕墩。燕墩位于北京永定门外400米处的南中轴线上,是南中轴的标志起点。

自明代开始,永定门是出入京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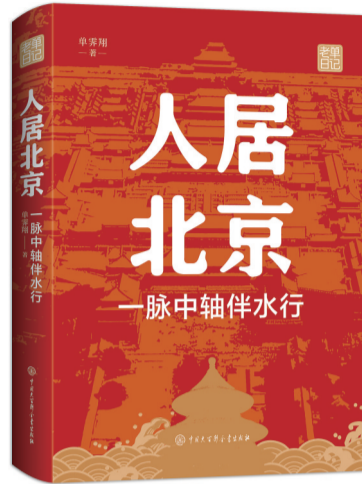
的交通要道和重要门户,朝廷在此还驻有营盘。彼时,燕墩不仅是瞭望台和烽火台,在人们心理上也是抵抗外敌入侵的一道有力屏障。可是,回望历史,即便是固若金汤的屏障堡垒,也没能挡住攻克元大都的徐达大军。清朝八旗子弟的铁蹄,八国联军的攻占,日本侵略者的进犯,永定门总是北京陷落的一个攻破点。

元代修建燕墩,与刘秉忠有关。他用道家的五行学说,分别在北京城的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5个方位设置了不同的镇物,借以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,从而达到稳定都城和统治的目的。在清代李静《燕墩》一诗中,他清楚地把燕墩标注为“南方之镇”。其他4个镇物分别是:东方神木厂的金丝楠木,用来镇木;西方大觉寺的大钟,用来镇金;北方昆明湖的铜牛,用来镇水;中间的景山用来镇土。

这些所谓的镇物当然没有科学依据,但是它们寄托了人们消灾免祸的良好愿望。除了神木厂的神木早就消失了之外,其他4样镇物一直延续了几百年,其中燕墩历经沧桑至今仍巍然屹立在原地,实属难得。

再看今天,如果雨燕沿着“北京中轴线”往北飞去,鸟巢和水立方将映入眼帘……再往北飞去,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玲珑塔赫然在目……

(作者系作家、剧作家。本文为《雨燕飞越中轴线》附录,文章有删改。)



《人居北京:一脉中轴伴水行》,单霁翔著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。

一根“线” 见证中轴文化变迁

《人居北京:一脉中轴伴水行》以独特的视角,将“北京中轴线”与流淌其间的水系紧密相连,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从永定门外的护城河,到紫禁城内的金水河,再到北海、什刹海的碧波荡漾,水,作为生命之源,不仅滋养了这片土地,更见证了中轴线上无数王朝的兴衰更迭。书中,作者以细腻的笔触,描绘了水与建筑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,让读者仿佛能听到历史的低语,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宁静与美好。

画出“北京中轴线”

□ 刘正南

编创手记

2021年,《梁思成和林徽因:探寻中国的古建筑》一书作者将我推荐给正在策划“北京中轴线”主题绘本的编辑于蕊。“北京中轴线”是如此厚重的历史题材,我仅凭几次北京旅游的见闻能画得好吗?

带着种种顾虑,我去请教了恩师孙平。孙平老师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,绘画技艺高超,精通油画、版画、水彩画等技法。他在看了《穿越北京中轴线》的提纲后,思量许久对我说:“你画建筑,我来画人物,这一定会成为一本好书。”于是,我开启了期待已久的寻梦中轴线之旅。

按照我和孙平老师以往的创作经验,我们会通过实地采风写生,以达到胸中有情、笔下有景。由于创作阶段正处于“非常时期”,无法实地采风,为此,编创团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资料和创作示意图,便于我们筛选所需的画面。

孙平老师还查阅了大量的历史影视资料,通过速写的方法把可用的人物百态逐一记录下来,并把不同人物的服饰用色彩进行标记。我采购了大量图书和画册,以增强对北京古建筑的印象,并对不同版本的图书进行对比,试图在庞杂的历史资料中抽丝剥茧,寻找到最佳的构图方式。

经过前期精心准备,我和孙平老师开始了各自创作。铅笔初稿出来后,责任编辑及时与我们沟通,在肯定图画整体效果的同时,提出历史建筑必须按照当时年代的原貌去绘制的要求,因此我们又进行了多次调整。

上色的过程漫长而艰难。在绘制“老北京城的商业娱乐中心”这幅画时,孙平老师主要创作天桥部分。为了还原天桥市场的繁华,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,精细地刻画每一个人物、每一家店铺。当拿到原稿时,我仿佛听到艺人的弹唱声、小摊贩的叫卖声、远处传来的驼铃声,还有天桥上大户人家花轿队伍中传来的吹奏声,在他的笔下近千个惟妙惟肖、栩栩如生、千姿百态的人物跃然纸上。

绘制“走进紫禁城”这幅画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历史上记载,紫禁城大小房间和宫殿近万间,光看这个数字,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。幸好责任编辑利用休息时间拍摄了大量故宫全景图的模型,为我提供参考。起初这幅图不打算画午门和景山,因为铅笔稿的尺寸已超出了所有画幅大小,但我感觉加上它们会更完整,最终这张画的尺寸之大远远超出了设想。

在如此大幅的纸张上画如此多的宫殿,要一一核对位置及角度,确实费时费力。在创作过程中,我时常打扰文字作者李想,反复与他确认建筑物的位置及修建年代。正是李想不厌其

烦的回复,以及责任编辑那句“慢工出细活”,让我从容自信地将72万平方米的紫禁城在纸上渐渐呈现出来。历时一个多月,这张大幅铅笔稿的绘制终于完成。

两年左右的创作终于结束了,尽管我们用心勾勒每幅画,用色彩铺满每一块砖和瓦,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,绘画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。我们真诚地接受大家的批评指正,也希望读者通过这本书的每个画面感受到“北京中轴线”上的文化魅力,增强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。

(作者系《穿越北京中轴线》绘者)



《穿越北京中轴线》,郑欣森主编,李想著,孙平 刘正南绘,北京出版社出版。



《太庙与中轴线 古建文化经典》,贾福林编著,北京出版社出版。

中轴线上的金色屋顶

太庙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(1420年),为明清两代皇室的祖庙。《太庙与中轴线古建文化经典》系统介绍了太庙文化的起源与发展,并从哲学、礼乐、建筑、艺术等多个角度,阐述了太庙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独特价值,以及在“北京中轴线”申遗中的重要地位。作者还创新性地从“活态保护”角度,大胆提出了进一步活化开发太庙文化价值和实用功能的建议。